

百五
十家評註史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百五
十家
評註
史記

司鳳章書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敘

太史公史記成於天漢而重於宣元之間班固氏欲自伸其業故互見其瑜瑕而王充劉知幾因之皆有所指駁而其錯節衍語異音輿旨未易通解以故徐廣韋昭裴駙鄒誕生劉伯莊司馬貞張守節之流咸為之訓故考索學士大夫乃始彬彬成誦矣然自東京以前往往撫覈其體裁而濶略於辭法至陸機劉勰輩乃稍頌稱其文而後世因之第名為之小抵而實為之祖述者班固氏也六朝驚綺靡毋論非指嚮所在途軌殊矣其最稱能尊史記者毋若唐宋人然知或小近而力不足其甚乃不過邯鄲之步陽為慕之而陰與悖又何取也

明興皇猷之渙發與元精之鬱淳倍徙往古而其能為太史公者邇不出

英憲而上不登臺閣學士大夫不無三致憾焉北地而後乃始彬

彬蓋至於今而闐闐其書操觚之士腹笥吻筆亡適而非太史公
噫嘻亦盛矣哉第訓故之家所傳聞異辭苦於不能徧而習者不
得於事則姑傳會以文之不得于旨則姑穿鑿以逆之昧法於篇
則姑拚其句昧法於句則姑剽其字膚立者持門戶皮相者矜影
響栩栩然自謂入龍門之室而不知其轍望砥柱之抄而背馳矣
世貞曰余讀史記者三嘗掩卷而歎其未逮也乃今凌以棟先之
矣以棟之為史記也其言則自註釋以至贊隲其人則自漢以及
嘉隆無所不附載而時時旁引它子史以己意撮其勝而為之宣
明蓋一發簡而瞭然若指掌又林然若列瓊寶于肆而探之也自
今而後有能紹明司馬氏之統而稱良史至文者舍以棟奚擇哉
或謂褚先生之續武紀與它傳也胡以弗刪也曰以棟任述者也
非任刪者也其既已知之母嫌乎武夫之淆璧也然何以稱評林
也夫有訓詁者在而獨稱評志評也其於以棟取志焉可也

刻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序

太史公司馬遷之抽石室而次史記也凌軼百代而西
京以下絕無有闖其室而入其解者何哉予嘗仰觀於
天而次其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古之甘石二家之
所不能易也俯察於地而次其名山大川則壤弼服古
之禹貢職方氏之所不能越也中觀於人而次其百官
萬物與夫吉凶進退之宜古之周官爾雅庖犧氏以來
諸家之易之所不能殫也何者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
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縱之以虬龍杳幻之怪騷裒
超逸之姿然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雋
而得其解故於三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來治亂興亡

因革損益之大王侯將相功罪名實之徵律曆天官封
禪平準之變讒言治色亂臣賊子之詳班彪父子雖或
不能無譏要之其所獨得其解處譬之雲漢之蔚而為
象風雷之觸而成聲天動神解洞竅擢髓孔氏沒而上
下二十年來此其風騷之極者已世之讀其書而好之
者衆矣搢紳學士間出而摹畫之者抑並焦心殫思矣
然予伏讀之譬則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伶人樂工或
得其絲或得其竹引商刻羽繁文促節之細者爾求其
八音之備六律之變規規於耳所得而嘗者且不能也
而況望其馬仰秣而魚出聽天神地祇之翩然乎來而
翔也而耳之所不得而盡嘗者乎予故謂太史公復出

雖欲自言其至而亦有所不能者予鄉凌君以棟氏少
隨其父尚書郎藻泉公讀諸家之評輒自喜稍稍日鐫
而夕次之不特舊所刻索隱正義與韋昭裴駙服虔杜
預王肅賈逵徐廣輩所注而已也 國朝宋文憲而下
名儒碩卿騷人處士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迂疏荒繆若
予者無不蒐羅而標引之甚且以太史公所本者左氏
國語戰國策及吳越楚漢呂不韋春秋也而載之未詳
者君并詳之後太史公而越絕說苑新序論衡與夫韓
詩外傳風俗白虎二通之書所可叅互者君又撮而系
之下之唐宋諸賢之文與地理指掌圖等書苟其可以
相折衷處君皆為之髮櫛而緝貫焉可謂勤矣猶之採

南山之藥而牛溲馬渤敗龜破鼓君無不以貯之篋而
入之肆以需異日倉公扁鵲者之按而求也雖然耳之
所得而嘗世之學士所得手指而口畫之者君且能不
遺已而耳之所不得而嘗非獨世之學士所不得而指
且畫雖太史公之自為至而自不能言其所至以授之
人人者君得無聞秦青之曲而猶有餘憾者乎刻既成
題之曰評林噫茲編也殆亦渡海之筏矣而後之讀其
書想見其至當必有如古人所稱湘靈鼓瑟於秋江之
上曲終而人不見者

萬曆四年丙子冬十二月朔歸安茅坤書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序

今夫史者其得失之林乎百世而上評於史而史則評於百世之下史何容易哉甚矣其評之難也說者以古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司馬遷兼之故名曰史記而評之者無慮數百家夫易始庖羲詩逮列國及禮樂之治神人何者非事何者非言則何者非記而不謂之史故易掌於史詩陳於史禮樂詔於史老聃居柱下夫子就緒十二經經藏於史尚矣第聖人所刪述者則尊之為經寧獨尚書春秋乎哉即以史記本之尚書而詳於春秋其亦失遷之所以作乎姑以春秋言之其為一代得失之林經夫子所筆無容於評矣而其所削若左傳國語乃盛述于世為史氏之宗雖言其得者十六七而言其失

亦二三要其不可廢則與春秋並傳矣蓋其所述者列國而非一家之私也史記所采其事其文戰國以前非惟孔子所不取而傳語之所遺者皆窮搜而博訪傳之以年語之以國而論其世各得其一體遷則勒而為五以訖于天漢固有殘缺大較其體備矣尚未盡善雖不免于有評而稱其盡美者亦不能無溢詞乃余之論則頗異於諸家遷之自叙遠追于二正近承乎五百而紬石室金匱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自任見於言表何其狂也六藝各為一經夫子且述而不作遷各叙其所長乃獵涉其事為三十篇成一家之言協異傳而齊雜說將盡三千年事以俟後聖君子不自掩乎闕如何其簡也若在孔氏之門其亦裁于進取之列矣乎蓋自亂臣賊子作夫

子志在春秋上行天子之道以知我罪我自任文成數萬
事指數千褒貶於一字之間而游夏不能贊者其義則獨
取非槩因乎舊史也故本魯國一儒而遷為立于世家其
曰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其志可知已又以言六藝者必
折中于夫子其義可知已乃志繼麟止則上歷於黃帝而
變其編年各自以為義前無所襲後以為法而與左氏傳
語皆為百世不可廢非命世之才其孰能與於斯余之所
與者志也義也而才非所論矣彼狂簡者其才不庶幾哉
譏于鄉原而為其所短裁於聖人則必有所長要之于猥
加一等矣遷實史之狂簡而班固又其次也史記體裁既
立固因之而成書不過稍變一二誠易為力者耳其時諸
儒鑽仰訓詁承為集解至二十四家而史記解釋者少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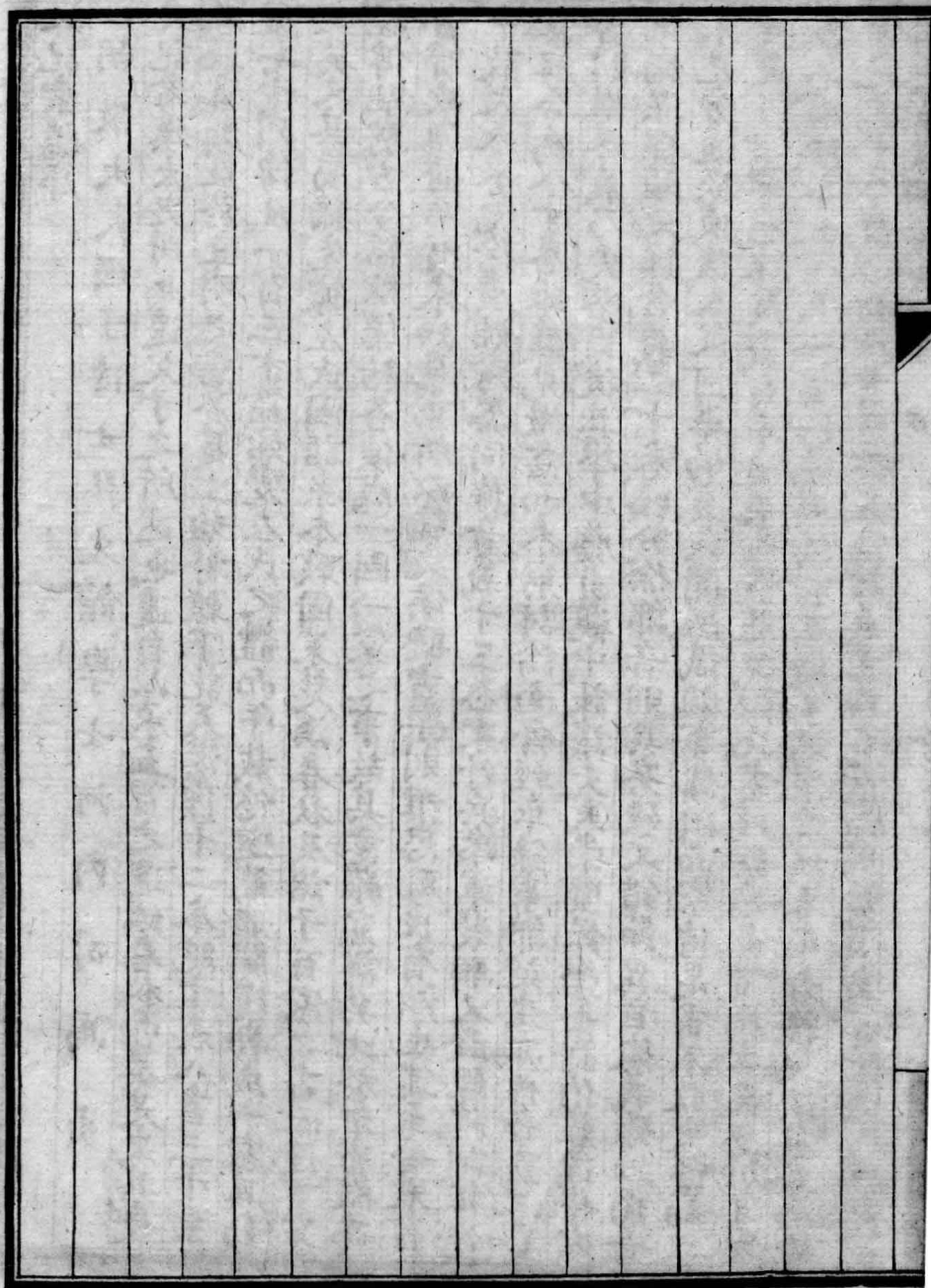
代之宗漢書至宋尤為盛其宗史記者乃始盛于今日之
百家然二氏皆良史才而其得失靡定者蓋各因時所尚
而資之近者為言耳若夫卓然揚扆之不但論其才則余
不佞竊識其大如此吳興凌以棟之為評林何為哉蓋以
司馬成名史而必推本乎世業凌氏以史學顯著自季默
有概矣加以伯子稚哲所錄殊致而未同歸以棟按其義
以成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馬之後觀乎所裒次其才
可概見已使紬金匱石室其自成一家言何如哉茅順甫
既詳序之而余則與其大者矣顧余嘗有所評以棟未之
及知乃引其大都于端亦以備百家之一云爾

萬曆五年歲丁丑八月之吉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
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天目徐中行撰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彙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卧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叅軍裴駙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為八十卷雖麤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殊義乃更略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鈎深探頤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音微義雖知獨善不見旁通欲使後人從何準的貞諛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疎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為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為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史記索隱後序

司馬貞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紀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眾賢羣理必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為註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駙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註本合為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秘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紀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敕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秘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史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

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
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千載古史良難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贊述
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為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補史記序

司馬貞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為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於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叙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為書表題目觀其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誠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邪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為蓋關伯陽清虛為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并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踏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麤疏蓋由遭逢非罪有